



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漫口陰賊

其十事

害物疏其十事大畧言在仁宗朝卒駁不當

謝息丁憂服滿而累詔不起

之世而不臣在神宗之初而託疾及除知江寧府乃

從命一也除小官則遜避承重任則不辭二也侍讀本為進說乃請坐自尊三也居政府多乞御批

以沮異議四也自糾察司卒駁與法官爭論每挾情

壞法徇私報怨五也入翰林則惟效其弟貴顯在政

府則無非責弄威權六也跋黜異己專欲害政七也

當黼座奏對不知畏敬與唐介爭論遂致宣譚入也

上方見陸九族乃黨張辟光離間岐王之罪九也邦

國經費在於三司乃上兩降手詔喻誨論之不已

王安

遂罷誨安石建議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言

石議

周置泉府之官周禮地官下掌以市之征布斂布之

行新

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見漢武紀劉晏見唐德

法

粗措合此意今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安石多與

大津
舊聞
杜鵑

呂惠卿謀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先是治平
年號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在洛上聞杜鵑聲
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於蜀帝好稼穡時
荆人斃令死其尸斥江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
望帝因以為相號開明會巫山江壅人遭洪水開明
為靈通流有大功望帝因以其位神之望帝死其鬼
化為鳥名曰杜鵑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
杜鵑今始至天下將變下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
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
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更更變句天
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言果驗云安石欲行青苗法
以常平糶本依青苗去散與以爲周官國服爲息法
大戶令出息三分春秋秋以爲周官國服爲息法
也亦有司貧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各以其所服國事
也貢物爲息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以其所有也

行青
黃法

利
弊
甲

蘇轍曰以錢貸民史緣爲姦賊人民手雖良民不免
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鞭笞上必用
州縣不勝升煩矣秦政唐介爭論新法不勝如疽
瘡皆卒時人有生老病死苦之喻謂安石爲生曾公亮
爲老介死言鼎議論不合稱病參政趙抃無如安石
何唯稱苦而已安石折抃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
曰臯夔稷契尙書可讀三代以前安石亦不能對○
遣使察農田水利古制廢墮○罷義倉舊制置於州
至是○行均輸法命發運使領之凡上供之物皆爲
軍軍於當辦者便○臺諫劉琦錢顛以議新法貶琦監
酒稅監○諫院范純仁讀檢詳文字官掌佐

行均
輸法

監
州
酒
稅
監

○諫院范純仁讀

檢詳文字

轍讀以議新法罷仁出知行中府○行青苗法置

常平官制貨物低昂○富弼罷陳升之同平章事升

之初附安石既相頗為異同○行預買法見均輸令

志諸路預給錢和買紬絹綱大絲曰紬○趙抃罷

日所為事夜必焚香告於天○親試舉人初用策

拜試之策自此始○葉祖洽以附會新法為第一○右正言

官掌孫覺御史裏行程顛以議新法罷○中丞呂公

著裏行張戩剪以議新法罷○李定為裏行向知制

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以繳定詞頭罷詞頭誥命也

判官阿付安石遂以定為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

還詞頭以定擬自草實而升任法非故事復下

行青

行預

河南府推官

使常得其平

法註

趙抃罷

於天

為第一

右正言

知制

李大臨

宋敏求

直

館蘇軾以嘗上下請萬言書及擬對廷試策議新法

忤安石為去景溫所劾去○鄧綰上書言陛下得伊

呂伊尹對之任百姓歌舞青苗免役節錄附安石故上

伊尹等法慶家貴高下各人出錢誰人充

書及頌置中書檢正熙寧二年置中書檢以綰為之

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我須為之○

賈公亮罷○策制科人呂陶張繪孔文仲力詆新法

皆報罷○范鎮以數朔下議新法及嘗薦蘇軾孔文

仲罷乞致仕○陳升之罷○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

安石當國其不附已者一時非斥新法諸賢不使

○立保甲法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大保為都

甲法

立保

更科

丁德自置弓 ○曾右為中書檢正 ○更更科舉法罷

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 ○司馬光先

自學士除樞副力辭不拜數言新法之害上喻安

曰聞三不足之說否曰不聞上曰外人云朝廷以為

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昨學士院

進館職策問專指此三事策問光所為也光屢請

光與安石不合故得求與 ○宋各陝西西安西府移許

光初出知宋與一路青苗助 上言臣之不才最出

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

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慶請判西京

留司御史臺京不從請西至是得請得判西京後四

三不

立大

任提舉嵩山崇福宮 ○歐陽脩先知青州以擅止給

散青苗錢徙知蔡州至是乞致仕 ○富弼先知宋鑑

下亳州坐格 ○又如青苗法徙知汝州 ○中丞楊

繪裏行劉摯以議新法罷 ○罷差役 驗田糧差行募

役法 令入戶等第輸免 ○立太學三舍法 初入學為

員外舍升丙舍二百員 ○行市易法 於京師置市易

官許至務投賣如願所換官物者亦聽之 ○行保

馬法 宋史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言給馬

保甲願養馬者聽 ○頒方田均稅法 東西南北各千

六十七畝一白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 ○置

河路 屬鞏昌即 以王韶為經畧安撫等使先是韶上

羅蓋

行市

頒方

嘉平

言平戎策謂欲平西夏當復伏河湟水出蘭州入于河今古謂皇祐中以渭州地置之西熙河蘭州屬鞏昌

鄯善州皆漢隴西等郡此蕃峭略斯色羅羅一族因其間宜併有之以絕夏人右臂言若得熙河

岷派平屬鞏昌今西和州疊唐去屬順等州又據青唐部

益斥役兵死亡甚多○中書檢正章惇敦察訪湖北

草惇

柯郡屬川南命章惇猶置惇言招諭梅山蠻蠻辰州屬湖北南北江乃古錦州之地按施州屬黔州

輒令作省戶歸併之民比皆歡迎其實殺戮淨戶

輒江○置詩書周禮三經義局安石提舉呂惠卿及

安石子雱等為檢討○熙寧七年天人不雨河

東北陝西流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飢民尤多

監守北安上門汴州城門鄭侑書書為圖上上言書曰陞

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句無一人以

天下憂苦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違違不給之狀為

圖而獻者安上門遂日所見百不及一百中亦可

流涕況千萬里外哉時以旱故求直言言者皆咎新

法上疑欲罷之安石不悅求去除知江寧府屬江未

安石薦韓絳代已紀為相呂惠卿為參政時號絳為

求直

言

有

經義

湖北

我策

行手實法

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建議免役出錢不

均出於簿書之不善。行手實法。宅之實如。有隱落

許以其三之一。惠卿既得執。恐安石復入。遂逆。未至

之日。閉其途。先塞其再。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

語。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作

相迎。不合。絳乘間。如白上。復相安石。安石罷。不一年。再入

聞命不辭。自金陵。七日至闕下。後數月。絳與惠卿

相繼罷。○行戶馬法。見前保。○判相州韓琦。薨。琦

天資忠厚。能斷大事。治平間。為首相。政事問集。取具

大事。則自決之矣。出判相州。初言青苗。不使朝廷不

韓琦 馬法 行戶

從即命散給曰。藩臣之體。當如是。○命韓琦。軫如

郡。琦。木相州人。而判。八年而終。御製碑曰。兩朝顧命

定策元勳之碑。承仁宗英宗遺命。而

河東割地。割地。先是遼使。屢至言。河東沿邊。增修戍

壘。起鋪。全侵入。彼國。爵應。朔州。界乞。行毀。撤別。立界

至。蓋遼人。見朝廷。招高麗。句。建熙河。句。西山。在華昌

植榆柳。句。創保甲。句。築河北。城池。句。創都作院。器所

降弓刀。新樣。句。置河北。三十七將。號。未。銘。疑。有。復。伏

燕之意。故以爭地。界為名。觀朝廷。所以。應安石。斷端

之曰。將。聚。欲取之。必姑與之。東西。失地。七百里。○安

石。再相。一。年。晏謝。病。子。夢。死。求。去。尤。力。上。益。厭。其

安石 東西 失地 七百 里

所為出判江寧府遂不復用自安石用事口談先王
而專行管商管仲商鞅之政知上有富強之志思所以濟
其欲謂立法當用小人而後以君子守之不悟其無
是理也天下騷然而國未嘗富邊鄙生事徒多喪敗
而國未嘗強西鄙自治平末种諤取綏州夏人即欲
興兵報復伏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大入寇安石雖
用王韶取熙河之策徒構恣西蕃致鬼章西蕃大酋等變
為寇患初不能以此制西夏所用沈起劉彝又生靈
南方交趾李自遵卒子乾德立起彝相繼知桂州
集土丁為保甲於海濱集舟師教水戰禁止州縣
交人交趾貿易交人大輿入寇圍邕州陷欽廉二州

夏寇

交寇

海聲言中國作青苗助後法以困民出兵相救安石
奴遣趙禹薛等討之官軍死者十六死中兵禍訖
安石之去而未已也吳元王珪繼安石為相克先在
政府數期言政事非便既代安石蔡確苦角鄧潤甫
等其攻之不能去○元豐元年知湖州屬江浙蘇軾
安置黃州屬淮先是中丞李定言軾自熙寧以來怨
謗君父舒亶亦言軾議時事陛下發錢青田本以業
之也貧民則曰蠹得地童語奇好一年強半大半在
城中譏支法唐制有以課試群吏則曰讀書萬卷
不讀律法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謂誠孝興水利則曰
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魯○鹹地東方變桑田

蘇安置黃州

城中之也

不讀律

東海若

謂譏具謹按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去請忘味適來二月

食無益謂譏禁其他觸物即事無不以譏諍為主乃

追軼擊御史獄詔定與張璪早推次治平王珪言軼

有不臣意舉軼詠檜木名相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

間惟有螫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軼欲求之地下之

螫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上本無

意罪軼吳充主安禮皆勸上宥之獄成而有是命詩

獄詞已成始有寬宥弟轍亦坐殺軼而賤坐軼詩案

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三十二人姓名上實隣

軼尋移汝州且復用矣為去聲蔡確張璪等所沮○吳

充罷踰月而卒○元豐三年大正官各元豐五年官

詩譏
時政

坐軼
詩無
二人

官
大
富
成

制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參知

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門下省參政為門下侍郎章

惇張璪為之置尚書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禮為之以

三省中書門下尚書統領首職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

行珪為相人謂之二旨宰相凡事准曰取聖旨得聖

旨則曰領聖旨退書之則曰奉聖旨而已上厭之確

謂珪曰上又欲取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

喜如其言命內侍李憲等分道伐夏國攻靈州不克

士卒死及凍餒者十五六十指憲上上再舉之議徐

禧又議築來樂洛新城在銀州東南夏人大舉攻城

城陷禧等皆漢官及諸軍死者萬三千上聞奏慟哭

文真
賢

富
名
表
覽

○富弼上疏遺表言忠諫杜絕諂諛日進興利之臣
為去声下同國欽然又言西事大可憂望留聖念弼早有
公輔之望守輔名聞夷狄遂使每至必問其出處許
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弥篤家居一紀十二年斯須不
忘朝廷至是薨○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才之歎蒲宗
孟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上不語視宗孟又
之曰蒲宗孟乃也汝不取司馬光邪耶宗孟尋罷司馬
光資治通鑑成上即位之初已嘗御製序至元豐七
年書始上上初官制將下行上欲取新舊人兩用
之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曰國是公論方
定願少遲之既而上有疾又曰來春建儲當司馬

司馬
光資
合
鑑成

淮
勤
淮
儉

神
宗
崩

光者公著為師保公著夷簡子也上在位十八年改
元者二曰熙寧元豐厲精求治日昃不假食平生不
御敗游不治聲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為也夫何
熙寧以來誤於安石示豐以後用事者終始皆安石
之黨竟為天下患潰比狄強上強下剛下皆下矣既然有
恢復伏幽燕之志欲先取靈夏滅西羌乃圖北伐及
安南失律亦起激變人人喟然歎赤子無罪而死永樂之
敗益知用兵之難始息念征伐卒無一事如意崩年
三十八皇太子神宗第六子六子真是為哲宗皇帝

哲宗皇帝名煦牙初為延安郡王神宗大漸慙立為
太子先是蔡確遺書人唐百官志左右掌執紉四方之書人分侍升

如邀高公繪神宗母高氏神宗言延也欲使白太后神宗母高氏神宗言延

安冲幼岐嘉神宗二兄皆賢王也公繪懼曰只公欲禍吾家

亟急去怨包藏禍心反謂太后與王珪表裏欲捨延

安而立子顥亦替顥已及章惇蔡確得無變且播

其說於士大夫間矣神宗崩太子即位甫十歲太皇

太后同聽政熙寧中太后已嘗流涕為去神宗言安

石變法不便既垂簾知天下厭苦日久首罷東京戶

馬罷京東西路保馬罷京東西物貨場罷諸州鎮寨

市易抵當去声○神宗時聽人論貨務官財貨以田

論息外每月更加罰罷汴河堤岸司地課放市易常

平免役息錢罷汴河是岸司每歲所收地課罷在京

免行抗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

之至是罷罷能提舉保甲錢糧巡教等官罷方田等皆

從中出自太后臣不與豫○王珪卒蔡確韓頴為左

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侍郎光居洛十

五年兒童走空皆知司馬君實神宗升遐崩赴闕入

臨去声也衛士望見以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爭擁

馬首呼去声曰公母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

人聚觀之光懼歸洛已而召為執政○河南程顥浩

以是歲元豐卒顥字伯淳弟頴怡字正叔兄弟皆從

濂溪周惇頤濂溪號周受學惇頤字茂叔惇力行

聞道早自遇事剛果有古人之風為政嚴恕務盡理以

罷提舉保甲錢糧巡教等官
罷保甲錢糧巡教等官
罷提舉保甲錢糧巡教等官
罷保甲錢糧巡教等官
罷提舉保甲錢糧巡教等官
罷保甲錢糧巡教等官
罷提舉保甲錢糧巡教等官
罷保甲錢糧巡教等官
罷提舉保甲錢糧巡教等官
罷保甲錢糧巡教等官

太皇太后
同片

首罷
京東
保馬
貨物

名節各實自礪勉勵雅有高趣翫前草不除曰與自

家一一般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如光

風霽月有太極圖形容無極太極通書四十行于世

顯頤初從之首令尋仲尼顯子所樂何事事成各以

斯文為己任顯嘗言一命周禮九命十一命也以上詩苟

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熙寧中以新法不合去

國神宗嘗使推吹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表叔外親

張載弟頤為首其死也文彥博采衆論表其墓曰明

道先生而弟頤為之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

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未傳不

載無善治無善治士極得明夫扶善治之道以淑諸

顯頤

明道先生程頤卒

茂

孟子

之後

橫渠先生

邵雍

精於物數

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昏昧莫知所之人

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明道先

子四百年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辨異端息邪說使聖

人之道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頤嘗語

去人欲知吾之道者觀此序可矣張載字子厚初無

所不學佛後聞一程明道之言乃盡棄其學而

講焉有東銘西銘正蒙理窟等書行于世人謂之橫

渠先生共恭城將屬邵雍字堯夫居河南與一程友

雍之學玩心高明觀天地變化陰陽消長以達萬物

之變精於物數如醇木推下無不中去顯嘗在考

試院以其數推之出謂雍曰堯夫數只是加一倍法

如大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類雍歎其聰明雍欲以數

學傳二程二程不受邪怨欲受雍不許曰徒長張姦

雍有皇極經世書十二卷取大中至正應變無窮

外篇擊壤集歌傳于世人謂之康節先生富弼司馬

光等皆深敬重之宋自歐陽脩以古文倡倡先也天

下文章雖大變而儒者義理之學至周程出然後大

明雍惇頤載皆歿於神宗之世至是顯又歿惟頤在

學者宗之為伊川先生○元祐元年蔡確罷確與章

惇邢恕相交結怨往來傳送語言自謂有定策功言

官即諫王觀極言惇確及韓維張璪朋邪密執于朱光

庭蘇徹累言數十疏論劾確先黜知陳以司馬光為

射光為左僕射時王安石已知其弟駸以郵吏狀除司馬光

法如當如救焚拯溺亦救也溺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

他日有以父子之議言新法乃先帝聞於上則朋黨

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福祚必無

此事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猶坦也不以為意及

聞罷助役在入復差役差人愕然夫聲曰亦

聞罷助役在入復差役差人愕然夫聲曰亦

王安石卒

罷至此乎。良父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由盡。○章惇韓縝罷。○王安石卒。安石在金陵，常獨語，如福建子。句○按王師云：恨惠卿也。惠卿叛安石，句惟章惇終始不叛。安石又常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者，司馬君實也。○呂公著古僕射，以呂公著為右僕射，下皆放此文。章惇平章軍國重事，程頤崇政殿說書，蘇軾翰林學士，竄貶呂惠卿、鄧綰等。○司馬光為相，八月而薨。太皇太后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光在位，遼人夏人使來，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勅其還，更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母生事，開邊隙，及

承相司馬光薨

蘇軾程頤

卒京師，民罷市，畫其像，形兒印鵠賣也。之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哭之如哭其親。戚光嘗語去晁無咎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劉安世明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蘇軾程頤同在經筵，軾喜譁，而頤以禮法自持。軾每嘲侮之，光之薨也，百官方有慶禮，句事畢，句欲往弔，句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句言歌則不哭，句言先歌而不哭，但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戲言道當枉死於市。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門人受業生朱光庭、賈易，與為言官，諫力攻軾，傳堯俞、嚴叟、呂陶等相

諸公

著

繼論去列議論陳堯俞嚴叟若尊也助光庭陶右軾
 是時元豐神宗大臣退於散地不得用也皆銜怨入
 骨陰伺間如隙諸賢不悟方自分黨相攻有洛黨川
 黨朔黨洛黨以順為領袖也光庭易為羽翼川黨以
 軾為領袖陶等為羽翼朔黨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
 為領袖而羽翼未幾字如順罷不復召久之軾亦
 罷後再入三入皆不义而出○呂公著為司空同平
 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純仁仲淹子也
 公著尋薨○知漢陽軍屬湖吳處厚言蔡確謫安州
 馬湖北今日句作夏中登車蓋亭安州詩譏詆臺諫
 德安府其詩云橋橋名臣却饒山中言直節上元間釣臺無
 沒知何處歎息思君倚碧澗蓋唐高宗上元中以疾

論確不已也安

等以為不宜令過嶺入廣嶺置死地純仁曰此路耕

棘又無遠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曹政恐不免耳爭

諍之不得臺諫交章交上攻純仁黨確明堂純仁遂

罷劉摯為右僕射大防摯欲引用元豐黨人神宗未

黨以平和舊怨謂之調停和蘇轍等力陳其不可

摯罷蘇頌為右僕射頌罷純仁又代之○元祐八年

九月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崩臨崩對上謂大防純仁

等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帝者宜勿聽之公

等亦宜早退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去左右問曾

太后

太皇太后

九月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崩臨崩對上謂大防純仁

等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帝者宜勿聽之公

等亦宜早退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去左右問曾

女中

賜出社飯不固曰公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

時思量老身也后聽政九年天下稱為女中堯舜不

私必外家以權佑之意嗣君之故二子魏王

女封艷皆疎句以至公御天下當世賢者畢集于朝

君子之盛後世以慶曆仁宗元祐太皇太后並稱焉

承神宗厭兵之後與民休息西蕃鬼章名為去邊將

擒獻釋不誅以招其部屬夏國自其主秉常卒乾順

立政亂主幼屢寇邊失藩臣禮皆強臣為之以其君

民非有罪不忍與師討伐詔諸路嚴兵自備而已

上始親政侍郎楊畏首叛呂大防畏與大自謂亦

元祐心在熙豐熙寧元豐入對乞召章惇明年改元

持節 楊畏 乞召 壻惇

紹聖大防罷惇為右僕射純仁罷惇之來也道過陳

壻惇素聞其名獨請其載舸訪以世務壻曰請必所

乘舟為喻備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惇默

然良久曰司馬光茲邪所當先辨壻曰相公誤矣此

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眾失天下之

望惇既至以漸盡後伏熙豐之法治評元祐人之罪

無虛日司馬光只公著王巖叟趙路韓維孫固范百

祿胡宗愈司馬康等已死者皆追貶奪贈追諭前罪

之法封贈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劉奉世韓維王

觀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礼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

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勛免吳安

詩王份抄張耒。燭龍補之黃庭堅。賈易程頤。秦觀朱

光庭孫覺趙尚李之純杜純李周蘇軾范祖禹劉安

世鄒俠等皆連敗竄文彥博父致社降為太子太保

選聘也在中宮五年而廢事見宋鑑章惇察下請追

廢太皇太后賴太后向氏神宗母太妃朱氏神宗

泣諫上悟宋鑑云取惇惇下堅請施行上怒曰卿等

不欲朕入英宗廟庭乎。抵其奏投擲於地○立賢妃

劉氏為后。右正言官鄒浩乞追停冊禮追回停止立

其友田晝臨別出涕晝正色曰使知君隱默官京

死列氏為后

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宜獨嶺海之外能死人也。
願無自沮喪失志氣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元符三年
上崩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三。元祐紹聖元符壽三于
五皇弟立是為徽宗皇帝。

同處徽宗皇帝名佶。勤神宗第十一子也。初封端王。哲宗

崩欽聖憲肅皇太后向氏召宰執議立嗣后欲立端

王章惇曰端王浪子耳放蕩之人曾布身長望見端王已

在簾下叱曰音惇聽太后處下分下王出簾惇

惶恐失措手足無措王即位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

范純仁等二十餘人皆章惇得志並收叙用龍焚夫怪

陳瓘鄒浩為臺諫。○韓忠彥為右僕射忠彥琦子也。

○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文彥博王珪呂大防

光呂公著孫固傅堯俞趙鼎鄭雅王黼張茂則高士英孫升亦皆章惇得志時追貶者

追復伏官已死而復○太后垂簾半年而還政○章

惇罷尋竄○韓忠彥曾布左右僕射○貶邢恕○貶

蔡京蔡卞安石壻也先是臺諫龔夬陳瓘任王伯

雨等攻下罷其執政京為翰林承旨官名位在諸季

閣大器令大廢置丞相密對瓘見其視日不瞬動曰瞬

謂此人必大貴然以其區區小精神敢抗太陽他日

得志必為天下患瓘語人曰射石人先射馬擒賊

先擒王杜甫前出塞詩詞引連疏攻之甚力京罷尋

以喻去惡當去其魁

又以御史陳次升等言與下俱貶○上意專欲紹述

熙豐之政而曾布微有兩存熙豐元祐之意故建中

靖國四字初嘗更變章惇蔡卞所為既而布迎上肯

句正人任伯雨江公望陳瓘等不容於朝小人雖各

有黨更迭出入意向則同祖安石而已李氏曰言

之政者蓋欲逐元祐之正人爾正人如任伯雨等時

相曾布俾之名各斥去正人既去而邪人得以肆行

其志紹聖安人邪黨布滿朝廷而廢成靖康之禍者良有

也○遼主弘基殂號道宗孫延禧立號天祚○女真

阿遘骨打立女真本名朱里真肅慎之遺種而渤海

之別族也或曰本姓挈如加辰韓東夷有馬韓之後

三國志所謂挈婁元魏元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

遼 大 倉 還 復 伏 官 還 其 官 也 太 后 垂 簾 半 年 而 還 政 章 惇 罷 尋 竄 韓 忠 彥 曾 布 左 右 僕 射 貶 邢 恕 貶 蔡 京 蔡 卞 安 石 壻 也 先 是 臺 諫 龔 夬 陳 瓘 任 王 伯 雨 等 攻 下 罷 其 執 政 京 為 翰 林 承 旨 官 名 位 在 諸 季 閣 大 器 令 大 廢 置 丞 相 密 對 瓘 見 其 視 日 不 瞬 動 曰 瞬 謂 此 人 必 大 貴 然 以 其 區 區 小 精 神 敢 抗 太 陽 他 日 得 志 必 為 天 下 患 瓘 語 人 曰 射 石 人 先 射 馬 擒 賊 先 擒 王 杜 甫 前 出 塞 詩 詞 引 連 疏 攻 之 甚 力 京 罷 尋 以 喻 去 惡 當 去 其 魁

上 欲 紹 述 熙 豐 之 政

正 人 不 容 於 朝

遼 主 弘 基 殂

未未鞞易者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本不相統自太

中祥符真宗以後絕不與中國通有生女真者大金

混同江之南者曰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居江之北者曰生女真其臣於契丹其類猶繁

其酋曰巖版有孫曰楊割宋鑑作哥未詳孰是太師遂雄諸部

或曰楊割之先新羅國在東夷人完顏氏女真妻切之以

女生子二人長曰胡來傳三人疑當而至楊割阿骨

打其子也為人沉毅有大志○建中靖國一年而改

崇寧韓忠彥罷再追奪司馬光等官籍元祐黨人籍

姓名文音傳等凡二百一十九人尋認其子孫有官無官並不許列闕又詔宗室不得與其子孫及有服

親為婚姻○曾布罷蔡京為相蔡下執政再貶竄元祐人

立蔡黨碑刻文音傳等一百一十九人姓名于其上京自崇寧為僕射歷

女真阿骨打立

籍元

人

大觀世宗政和重和為太師嘗暫罷輒復入雖罷

只實執國命姻家其間稍挺之張商英作相嘗與京

異不然在位各不過數月或一年而罷如如何

中鄭君中鑒天余深雖在相位或久或淺居中亦

與京異常相排也正夫亦小異然於京之權寵無損

也京子攸之婦出入宮禁攸遂大用至父子權勢自

相軋德指上寵攸而尊京子弟親戚滿朝潮皆其父

子之黨京倡唱邪說以為富貴身祿大之運信當大

取專以奢侈勸上窮極土木之功廣京城修大內禁

內盛築內苑鑄九鼎鼎成以九州水土納鼎中宋鑑

津議制具詳名以奠八方曰登東方曰彤南方曰日既西

能親主未之功

然京父子權勢相軋

防日寶具此方曰地東南曰阜西南曰仕西北曰風東

鼎

此凡八而中曰鼎鼎
皆以九州水土納之及奉安北方寶鼎忽水漏于外

鼎

此啟具後此作大晟樂先聖樂作玉清神霄宮初名

鼎

和陽宮即福宮崇信道士句林靈素策上為

鼎

教主道君皇帝策立徽宗為道家作延福宮作保和

鼎

殿作萬歲山以朱勳領花石綱舟船相繼奇花異

鼎

木怪石珍禽奇獸無遠不致民間一花一木之妙輒

鼎

令法上供有花費數千緡石費數萬緡者二十

鼎

年間山林高深麋鹿鹿大日麋成群改名良嶽改為良

鼎

嶽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酒旗於其間每歲冬至

鼎

後即放燈縱令法飲博飲宴謂之先賞元寶○時星

鼎

世屢見現地震河決怪異迭出率以為常京等誣奏

鼎

此靈降祥雲現飛鶴蔽空竹生於花之草產于良嶽

鼎

及諸州連理木四本連理雙花美渠雙花美渠均藥牡丹

鼎

連理木四本連理雙花美渠雙花美渠均藥牡丹

鼎

至指臘月雷二月雪皆稱瑞表賀○內侍童

鼎

貫梁師成用事師成專務雅奉以蠱惑上心勢焰熏

鼎

灼盛竊威福於中董真專務開息生事於外皆與蔡

鼎

京父子相表裏○女真阿骨打以重和元年戊戌稱

鼎

帝初遼主天祚刑賞僭濫僭濫荒於禽色禽獸歲索

鼎

名鷹海東青五國之東接人海出名鷹於女真

鼎

女真與其鄰東北五國與女真相去千戰鬪乃能獲

鼎

此禽以獻不勝其獲阿骨打遂叛攻陷混同江水出

鼎

東之寧江州在勃利遼遣將高仙壽討

鼎

下飛來東之寧江州在勃利遼遣將高仙壽討

之而敗又起中京在遼陽今上京長春西遼已十二

四路兵並進獨來未詳流河未詳一路深入大敗三路

皆退女真悉勇遼東熟女真鐵騎益衆天祚親

征復大敗女真乘勝升渤海遼陽五十四州又度遼

西降平五州阿骨打遂建號勃改名夏國號大金明

年破遼上京○高麗來求醫上遣二醫往句還奏實

非求醫乃彼知中國將與女真圖契丹謂有存契

丹猶足為法中國捍汗邊女真狼虎不可交宜早為

之備上聞之不樂○上嘗微行都市酒肆妓館正字

曹輔上言可編管州○童貫自崇寧間與

王韶之子王領兵復州任責措置邊

已而復善州屬州屬貫遂建節為宣撫既得

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政和初乃自請奉使規

遼國有燕人馬植者陳威燕之策貫挾以歸更更姓

名趙良嗣復燕之議遂起李氏曰啓燕雲之後者初

嗣來歸獻以取燕之策謂童貫得志於西邊矣宗

如之何而不喜夫豈知天下久安士不習戰白溝之

敗為金人所笑遼亡政和末有漢人高蔡從海來具

君女真攻遼事重和春乃用蔡京童貫議遣馬政由

海道至阿骨打所居阿何芝川涑流河與議共攻

遼阿骨打遂遣使李善來宣和初至京句詔京貫蔡

貫論以夾攻取燕之意差軍校呼慶呼慶呼送其使由

真國之亡中

之識

女真

高麗

童貫

措置

真國之亡中

之識

與金議攻

與金使來時阿骨打在上京遂遣良嗣往約
遼中京本朝取燕京即幽州歲弊如與遼之數良嗣
燕京一帶則併西京即大府是也金主尔許之以礼付
良嗣期以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關在順
自白溝在逐州南去安肅十五里亦各巨夾攻良
歸馬政復與子擴廓持国書往計約彼此兵不得過
關未幾勃金使復來又以国書就付其使歸国特准
南京西河北江南相繼盜起山東宋江方就招安
方臘州屬江浙寇方臘姓連陷浙郡中都為去震童貫甫
也平方臘而北事作矣金人悉師度遼趨中京攻陷
之中京者故奚国也遂引兵至松亭關在景州北以

引避或言金前鋒將

引兵由其西而過
至遼主震驚取奔雲中即西
入夾山射燕王溥遼親守燕肅幹立溥為主宋童
貫蔡收帥師東路至白溝西路至范村蕭幹迎戰
甚力宋師敗退宋律溥死宋師再與遼涿州將郭藥
師領常勝軍日常勝軍來降宋兵五十萬進駐盧溝
河在北平其源出於代各小黃河自秦蕭幹拒之藥
師間道襲燕幹還救死關藥師屢敗僅以身免遁還

盧溝之師遂潰

盧溝之師遂潰貫收懼無功獲罪時金主在奉聖州
王禱

王禱

王禱主圖之金主分三道進兵
遂入居庸關在北平府昌平縣西燕

燕之金帛了女官比金帛

降於金金使來三燕京以金兵攻下其地與宋租稅

當以輸金宋使趙良嗣往議之許為幣如契丹舊數

外更以百萬代租稅而併求雲中之地金人僅以燕

京涿易檀順景屬河東薊六州來歸貫彼入燕燕之金

帛子女職官民及金人帝卷赴而東盡取所得空城

而已貫攸歸以王安中知燕山府燕營慶郭藥師

同知○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

異○修神保觀其神俗謂曰都人素畏之傾城男女

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師作鬼使去聲催納土者上

亦微服觀之後數日有旨禁○京師河東陝西地

震宮中殿門搖動且有聲蘭州草木沒入山下麥苗

有星如月
修神保觀
京師
河東
陝西
地震

乃在山山○金國無城郭宮室用契丹舊禮如結綵

山結綵作倡樂相便舞金條養養擊擊鞞鞞革革為為之之以

戲實以物擊打以為今通謂之戲與中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

女數人兩手持鏡類電母其國茫然皆也舍以

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盡仿中國所為○兩京京

西河浙路火異疊見現都城有賣青菓男子孕而誕

子又有豐樂樓酒保朱氏其妻年四十忽生鬚此員

曰鬚長六七寸死一男子詔度為女道士○河北

山東盜起連歲凶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給至相食飢

民並起為盜有張仙者衆十萬張迪衆五萬高托山

衆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計○金主稱帝六

兩京
河浙
火異
蠱苑

河北
山東
盜起

金 買

年而殂號太祖大聖武元皇帝弟吳乞買立改名晟
 ○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屬之西乃
 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北乃松亭關平
 州之東方喻俞關喻關之東方金人來路凡此數關
 天限蕃漢得之則燕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亦示屬河
 東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機所陷以營灤隸
 平為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
 與中雜處并而燕為難保矣遼張鼓角守平州金已
 遣人招張鼓曰契丹凡八路各名今特平州存耳敢
 有異志既而乃以平州南附句宋遼納之趙良嗣力
 爭請以為必招金兵金人謀知問使之即龍牽州陷之

張鼓 守平州

金人 得宋

得宋詔札賜手詔自是歸曲青宋上徽取鼓不
 得已命王安中繼之而函送其首未幾如金太子幹
 離不亨已由平州路將裝下入燕矣宋方且遣人密
 誘天祚來降以童貫宣撫兩河河東燕山路將迎天
 祚金人方恨天祚入陰夾山不可得至是領眾南出
 遂為去金人所敗拜就擒率金前封天祚為王契丹
 自阿保機至天祚九世右阿保機自梁均王具明二
 年而亡時宣和七年乙巳歲也是冬金幹離不粘罕
 分道而南幹離不陷燕山郭藥師降之金兵長驅而
 進郭藥師為去前驅童貫自太原逃歸粘罕圍太原
 太原帥張孝純歎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乃畏

粘罕 不陷 幹離 粘罕 圍太原 源

孫翊
死節

怯如此身為大臣不能死難去何面目見天下士孝
純以冀京守關句知朔寧府屬山西孫翊來救兵不

滿二千與金人戰于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

開門句觀察唐乾元初改採訪使曰觀察處置使可觀察即今是刑按察使也孫翊時兼此職可

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耳乃復引戰金人大沮再

益兵力不能敵翊死焉無一騎肯降時王黼先嚴一

年已罷而白時中李邦彥並相皆鄙夫也金兵來時

中但建出奔之策而已上內禪傳立太子在位二十六年

即位二改元者六曰建中靖國曰崇寧大觀政和重

和宣和太子立是為欽宗皇帝

欽宗皇帝名桓在東宮無失德察京童貫輩咸禪之

白時
中廷
出奔
之策

陳東
上書
乞錄
之錄

上皇
本雅
太符

李邦
定成
守策

欲動搖之意不可得也至是即位太學生陳東等伏

闕上社書乞誅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六

賊以謝天下彥以根括檢括民田宋監政和六年案

行墨其害則物入官而破蕩百姓結怨於河北京東

西三路者也勔以蔡有綱所在騷動結怨於東南者

也靖康元年首領黼勔彥尋皆殺之○有孤升御榻

而坐者詔毀孤王廟王出外未詳○此一即察未

詳○上皇奔應天府屬河東○以李綱為行營使去

定城守策東○除元祐黨籍追贈范仲淹司馬光

等官○白時中罷李邦彥張邦昌為相○春正月幹

離不抵京師先是朝廷遣李邦求和幹離不携款以

金人
而退

此詔不俟金幣數足而退神師道請臨河要平聲擊
之網亦以為彼兵六萬而我勤王之師二十餘萬繼
其半渡而擊之必勝邦彥等不從惟詔三鎮仍堅守
不割○京師受圍時梁師成已誅至是竄蔡京於儋

上皇

尋有詔即所在斬之童貫亦遠竄追斬於南在
州在南海今至潭而死年八十蔡攸竄萬安軍在

師

○李邦彥罷張邦昌吳敏並相邦昌罷徐處仁相

金兵

處仁敏罷唐恪相恪罷何奭果相○上皇歸京師數
月金兵復至幹離不由東路陷真定府屬回長驅

復至

先抵京師粘罕由西路陷隆德太原府汾澤州平定
軍屬山平陽府河南府河陽府屬山鄭州懷州屬

專主
各道
兵冊
得動

抵京師張叔夜等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等
和議曰今百姓因匱乏養數十萬於城下何以給之
乃止各道兵毋得動京師自十一月受圍凡四十日
有卒郭京者言能用六甲法如甲子甲寅甲辰甲午
生擒粘罕幹離不盡令守禦人下城獨坐城樓上以

親兵數百自衛俄頃金人鼓譟而進京給衆曰須自
下城作法因引餘兵南遁虜兵登城者纔四人衆皆

披靡散走不大潰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神師道

言臨河要以至於此先是金人之去師道請要擊之

然時師道前一月卒矣護駕人猶有萬餘馬亦數千

張叔夜連戰四日斬其貴將一人欲護駕突圍而出

感於和議

上感於和議不定士卒號哭而散虜使劉晏請上出城都民爭入切細而食之何與欲率都民巷戰中巷

虜元師請

聞者爭奮命人由是斂兵不下惟以割地責金幣和

真上

議為辭以誤戰守之計侍郎耿南仲力主議和上以

見皇相

為然遂隨其計元帥幹離不請與上皇相見上曰

見

上皇驚憂已病朕當自往遂如青城虜營見之二宿而

通上

返明年春復請上出郊續逼出上皇張叔夜諫曰今

范瓊

上一出不歸陛下不可再往臣當率勵精兵護駕以

皇出

出縱虜騎追至臣決死戰或可僥倖若天不祚死於

信

封疆不猶生陷於夷狄乎上皇欲飲藥為誌范瓊所

信

奪逼上皇出宮皇后太子親王帝臣徽宗政和二年

卷之八終

金主

皇族前後二千餘人悉赴軍前城中子女金帛寶玩

邦昌

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邑公私上下俱空然後宣

帝以

金主詔書選立異姓遂册前太宰張邦昌為楚帝以

北歸

宋二帝北歸金人在汴凡七閱月而去始至張叔夜

事以至

嘗力戰餘皆主和以至吳玠莫儔王時雍徐秉哲

出郊者

范瓊等往來逼逐上皇以下出郊諸舉異姓空帝以下

李若

上在青城逼身御服時准李若水抱持大呼去奮罵

義死

金人刀裂其順頤也斷上其舌而後梟之相謂曰

大遼

破死義者十數社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然一

時憤

死者其眾金人不知也吳玠結眾欲劫還二帝

張叔夜何栗死

為夫范瑔誘殺何桌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朴首等

論去乞存立趙氏金人驅之從上北行叔夜不食

惟飲湯過界河出霸州東入于海死凜至燕亦不食死當京

城危急時四方勤王之師至者皆詔止不進恐妨和

議訖金人之退未嘗交兵上在位不二年國破改元

曰靖康第康主立于南京即應是為高宗皇帝日靖

康之禍視石晉無以異然契丹二入中國而二敗契

丹竭力攻之而晉亦竭力禦之晉力雖疲而契丹亦

斃矣觀澶州之戰勇乘風縱火以迫之而晉軍欲易

之餘乃大呼而求戰向使如靖康時則望風而走矣

若非社威之降晉不亡也契丹之敗晉以百戰而靖

康之取兩河再度可迫京師未嘗有一戰之勞皆小

人之夷狄終始謀之也其始也相用契丹以刀禍後也又

欲連和以免禍指康之言言同言同言同言同言同

也靖康之主和即言和而契丹之入也言和開邊即

熙寧紹聖用兵之遺孽也言和開邊即

熙寧紹聖用兵之遺孽也言和開邊即

熙寧紹聖用兵之遺孽也言和開邊即

熙寧紹聖用兵之遺孽也言和開邊即

熙寧紹聖用兵之遺孽也言和開邊即

熙寧紹聖用兵之遺孽也言和開邊即

熙寧紹聖用兵之遺孽也言和開邊即

熙寧紹聖用兵之遺孽也言和開邊即

論靖康之禍皆小人之誤

